

歷史與空間

文：張衍榮

地上「文章」非山水

——遊屯溪老街

屯溪乃徽州古鎮，自見到它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一直暗自驚訝。

從其胚胎時期(明代弘治初年)算起，屯溪已經五百餘歲了，但比之於我國四大古鎮，也許只夠算個小丫。我驚訝的是，五百年來，它既沒有像漢口鎮、景德鎮、佛山鎮那樣與時俱進，異化成西裝革履，叫人不敢相認，也沒有像留在記憶中的朱仙鎮那樣裹足不前，沒落得鴉衣百結，令人長吁短歎，而是依舊一身古樸典雅的唐裝打扮，清純婉約，端莊秀麗：

古磚砌就的拱橋，未曾「加工」的河道，清澈見底的河水，保持完好的地貌，不見「美化」的市容……所有的一切，一切的所有都在告訴你，這裡的環境、植被，乃至於民風，似乎「不知有漢」，尤其土地和資源，當今路人皆知的「唐僧肉」，竟完好無損沒有「開發」。這就奇怪了，是徽州老朝奉們的後裔缺心眼，還是他們的膽子不夠大？

日近黃昏，我在屯溪老街入口處兀自愣怔了半天。四下環眺，只見街頭炊煙裊裊，街市行人攘攘。如此阡陌與市井交相輝映，山、水、人、和諧相處，很容易使人產生錯覺。進入老街後，這種錯覺就愈加強烈，誤以為時空倒轉……

老街位於橫江、率水、新安江匯合處的三江口附近，是屯溪的發祥地，也是當年徽商的大本營。

元末明初，有婺源、歙縣商人為方便貨物屯聚中轉，在三江口附近建立棧房。後來，又有休寧商人再建新的店舖，還在店舖之間另闢館驛，以供商旅，逐漸形成一定規模的街市。徽商崛起的明、清之際，屯溪老街憑借水陸地利，成為古徽州的交通樞紐，獲得迅速發展的機遇。明代時老街即已成為頗有影響的「一邑總市」，清代又發展成為遠近聞名的「茶務都會」。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，因躲避戰亂人口大量遷入而躍升為皖南重鎮，一時商賈雲集，百業薈萃，人稱「小上海」。

屯溪老街依山傍水，山與城、街與水，呈平行結構，一條直街、三條橫街、十八條小巷如經緯線，織成與山水相溝通的「網」。由不同年代建成的三百餘幢徽派建築構成的街市，呈魚骨架形分佈，西部狹窄，東部較寬，宛如一條巨型鯊魚，臥於新安江畔，成為我國古街市中獨有的「風景線」。

我們踏着石板路，從街頭匆匆跨進老街，彷彿突然間迷失在十五世紀的中國街市。古意盎然的茶樓酒肆，店舖字號，書場墨莊，迎面而來，或朱閣重簷，或金鎖漆匾，或旗招幌挑，目不暇接。馬頭牆鱗次櫛比，石板路意境幽古，門面店各呈特色，老字號流光溢彩……

繁華的商業景象，濃郁的古風古韻，攜帶著不計其數的歷史信息紛至沓來，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，歷史和現實不過一步之遙。

老街全長1273米，精華部分853米，店舖300餘家。其中歷史悠久的店舖有60多家，諸如「同德仁」、「茂槐」、「老福春」、「汲古軒」、「藝林閣」、「徽寶齋」等。門前都掛有老字號牌匾。臨街的店舖一般為兩層，均為磚木結構，以樑柱為骨架。儘管多為不大的單間，但設計奇巧，構思精妙。伸出檯外的「飛來椅」或「美人靠」，既拓展了店堂內的有限空間，方便顧客觀賞街景，又平添了店舖的外觀層次，使店堂顯得更加恢弘華麗。門楹和窗櫺，或方或圓，或棧或扁，花式紛繁，形態各異。尤其門楣上被稱作「徽州三雕」之一的徽派木雕，無論取材於舞台戲曲的，還是來自民間傳說的，人物無不栩栩如生，故事無不委婉動人。店舖既有沿街開敞式的，也有內天井式的，有的二進帶廊，有的三進帶廊，四周的走廊連接成天井，寓含「四水歸堂」的聚財之意。店堂一般較深，前店營業，內廂加工或儲存貨物，有的則前店後居或下店上居。臨街的店面是可以靈便裝卸的朱漆木板大門，早卸晚裝。店堂兩楹和貨架上多以字畫點綴，將徽商那高雅的情調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
盤桓在這樣的老街上，彷彿在欣賞一首情景交融的古詩，無論你怎樣搖頭晃腦，誦唱吟哦，總感到意猶未盡，玩味不夠。那是一種妙不可言的精神享受，一詠三歎之際，遐想無邊，回味無窮。

在一家專營文房四寶的小店裡，我們受到老闆的熱情接待。「歙硯之好，好在質地，好在雕刻，好在銘文……」他不僅竭力向我們推薦歙硯，還向我們介紹了老街的其他一些情況。

老闆說，屯溪老街除古建築群外，還有中共皖南特委舊址、戴震紀念館等名勝。老街店家主要經營文房四寶和土特產品，遊客可以購到徽墨、歙硯、徽漆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工藝品，以及「祁紅」、「屯綠」、「黃山毛峰」等享譽中外的名茶，可以品嚐到各種地方糕點小吃。遇上節日盛典，還可以觀看到豐富多彩的民俗活動。

腹有詩書的老闆自豪地說，徽商創造巨額物質財富的同時，還在屯溪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。以粉牆、黛瓦、馬頭牆和磚雕、石雕、木雕為主要特徵的徽派建築文化，以書

畫、匾額、楹聯為代表的書畫文化，以老街一樓、老徽館為代表的徽派文化，以歙硯、徽墨為代表的文房四寶文化，以三味茶館等為代表的民間器物文化，都在老街這扇窗戶中得到集中展示。此外，屯溪老街還是蜚聲海內外的徽州傳統工藝品加工、製作、展示、銷售的中心。慕名而來的各地遊客，有時每天多達五六萬人。

應該是老態龍鍾的年紀了，沒想到，我們卻從老闆那裡邂逅了它的昔日輝煌。

小店老闆貌不驚人語驚人。他告訴我們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包括屯溪老街在內，中國的古鎮老街都是綜合性文物，因不可再生而彌足珍貴，因無可替代而價值連城。然而，由於它們只能收藏在天地之間，進不了保險櫃保險箱而屢遭厄運：熟視無睹，不以為珍；城市「改造」，任意毀損；「開發」利用，肆意濫拆……中國的古鎮老街，現狀堪憂啊！所幸屯溪老街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得到國家保護，被列為「文化生態保護試驗區」，要不然，老街和屯溪未必是今天這副樣子了！

老闆一席話終於解開了我心中的疑團，不由人不感慨萬千。清代歙縣人張潮曾言：文章是案頭山水，山水是地上文章。到底是故鄉的多姿山水讓他文思泉湧，還是聰慧的天資使其出語珠璣，我們不得而知。但是，倘若用他的話來觀照屯溪老街，誰都會悟出：地上文章非山水，皆是秦磚漢瓦書寫成。

太陽將沉之際，我們原路回到街口。只見晚霞映得河水波光粼粼，一彎新月已悄然爬上山頭，沿河的街市亮起了燈火，橋頭上人來人往，歸舟泊岸，長虹臥波，華山蒼茫，古剎隱約……呵呵，屯溪古鎮，你這「文章」還真夠耐人尋味的呢！

屯溪老街。網上圖片



生活點滴

文：龔敏迪

遇到一幫李香蘭的粉絲

偶然應幾位李香蘭的粉絲之邀，去了原百代唱片公司留下的「小紅樓」用餐，腦海裡突然蹦出一句話：「亡國之音偏好聽！」李香蘭、周璇等人三、四十年代的老歌，至今經久不衰，和李煜的詞一樣，在藝術上達到了不得不令人讚嘆的高峰。

應該是在老態龍鍾的年紀了，沒想到，我們卻從老闆那裡邂逅了它的昔日輝煌。

用晚餐，一行人去尋找了一番當年收容所所在地，大概是因為李香蘭的書中並沒有高確切地址，所以《李香蘭》的電視劇中胡編了一個，所幸資料顯示，那是魯迅故居附近的「興業坊」。途中還經過了最後判她無罪釋放的「軍政部」，以及柳芭工作過的俄羅斯領事館。

根據李香蘭的說法，她在收容所裡，遭遇了差點被少了右耳的跛腳「劉少將」收為第八夫人，以及被勸留下來充當國民黨間諜的事情。然而幸運的是，因她生肺病需要訓練肺部運動，柳芭介紹她去學聲樂，從而使她成為明星，又一次從她在北京的父母那裡，取來了免除她「漢奸罪」的日本人出生證明。

柳芭的哥哥死於日軍的「七三一」部隊，其他圍繞著李香蘭的人物，無論是當過「滿鐵」總裁的外務大臣松岡洋右之子松岡謙一郎；川島芳子以及其情人山家亨；還是「滿映」總裁甘粕正彥；在中國當過日本兵的作家田村泰次郎等等，都深深地牽扯過民族間的複雜情



李香蘭 網上圖片

感。而「中影(汪偽政府、偽滿洲和日本三方共同組建的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)」實際掌門人川喜多長政，則和生活在中國的李香蘭一樣，不能不說與中國有着特殊的情感。其父大治郎來華擔任軍事教官，改名張壽芝，並入了中國籍，卻被日本憲兵殺害了。川喜多長政

與竭力宣揚日本軍方意圖的「滿映」不同之處，就是更注重電影的商業運作，也拍出了林則徐抗英的《萬世流芳》等影片。也許這就是吸引李香蘭脫離滿映，加盟中影的理由。

李香蘭總結當年在日本演出，引起民眾圍觀着日本劇場七圍半，爭先恐後要購票入場轟動的的原因是：強化的戰時體制下，一切娛樂皆被禁止。而人們對於華麗、甜美、溫柔、自由的追求之心卻無法泯滅。於是，雖然沒有什麼實質的思想內容的靡靡之音，正迎合了這種心理要求，表現了在特定的扭曲環境中追求抽象之美的心理。

在她回日本期間收到的兩封信比較有意思，一封來自松岡謙一郎：「人的價值不能用有無名氣來衡量。人的價值並不表現在人的表面，妳應該珍重自己。現在是個人價值被愚弄的時代，妳必須更加尊重自己，否則只能被國家時局擺佈。希望妳永遠自尊自愛。」另一封來自川島芳子：「幹妳真心想幹的事，這是我作為一個被人利用後像糟粕那樣扔掉的榜樣，經過慘痛的經驗向妳提出的忠告。如今孤獨的我，茫然地眺望着廣野中日落西沉的心境，找不到任何可走的路……」

行程結束的時候，去了著名的百樂門舞廳，周璇、白光、李香蘭、姚莉、白虹、吳鶯音、龔秋霞等，當年曾來此演唱過的歌星照片仍然貼在牆上，「彈簧地板」的舞池和爵士音樂。仍然以昂貴的入場費，吸引着懷舊的人群。畢竟藝術之美，是具有長久生命力的，多少年以後，仍然會受到人們的欣賞，也讓人深思，這耀眼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詩畫人生(十六)



朝嘗白葉晚吃筍
五穀清粥又一頓
一簞一飲皆是福
人生淡泊滋味濃

素仲並書
癸巳正月

坊間很流行吃自助餐。自助餐原來的設想是好的，把豐富的食物擺滿桌上，由客人自行挑選愛吃的，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。可惜，有些人卻拚命取食，廣東話是：「不執餸」，結果浪費了食物，也吃壞了自己。凡事適可而止，飲食更應如此。

作者簡介：

趙素仲是香港畫壇奇才趙是旦的女兒，早年曾從事廣告創作、報刊專欄作者，撰寫家庭食譜、健康食療等文章。著作有：《中藥趣談》、《食療百味》、《樂在廚中》、《我的食譜》、《燕窩》、《燕窩趣談》等等。趙女士60歲離開工作崗位後，才開始習畫練字。

2012年7月出版《拾花時候》卷一、卷二。
2012年9月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首次個人畫展——《拾花時候》趙素仲作品展。

浮城誌

文：馮磊

試穿

烏克蘭的5個女孩子，報名參加了一個真實版的「睡美人」實驗。她們輪流在烏克蘭國家博物館展廳的一張床上陷入沉睡，等待某個白馬王子(男性志願者)來把她們吻醒。根據協議，親吻的過程中如果「睡美人」睜開了眼睛，則「王子」必須將其娶走，而女子須無條件接受。

網上有壞小子因此出了很多主意：如果看上哪個女孩，在接吻時可以用牙齒咬她的嘴唇。再不然，趁人不注意捏她的鼻子。只是，眾目睽睽之下，這些小把戲能否行得通就要另說了。

一物定終身。那是來自奧斯卡大片的故事情節。現實生活裡，愛情是需要成本的，這是所有的童話故事裡都沒有說破的。女孩子的母親去世，家裡來了後媽。王子舉行舞會，後媽讓親生女兒去參加舞會，女孩只能在煙熏火燎的灶屋裡獨自傷心。後來女孩子的亡母顯靈，給她一雙水晶鞋。再後來女孩子與王子一見鍾情，後媽穿上燒紅的鐵鞋子死掉，皆大歡喜。這裡，灰姑娘要想翻身，必須嫁給王子。她憑借的，除了年輕貌美，還需要一雙舉世無雙的水晶鞋。有了這種道具，才有機會贏得愛情。至於王子，則須擁有舉世無二的王權和金錢。

在雨果的筆下，國王的衛隊長很輕易地就俘虜了一個賣藝女子的芳心。至於那個醜陋的敲鐘人，即使最終搭上了性命，也僅僅獲得了與仰慕者同睡一穴的權利而已。——現實，對於弱勢者而言，就是如此讓人心寒與幽冷。

愛情需要成本。所以，愛情在某些時候就成了悲劇的代名詞。當一個窮學生看着心愛的人被家世良好的子弟娶走，除了痛苦，我想他的心裡還有憤懣。

成本是個讓人討厭的話題，又是無法迴避的現實。如何盡可能降低愛情的成本，就成了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。當一個青春期的女子苦苦守候而百般無奈的時候，她必須明白，結局也可能是竹籃打水。青春易逝，青葱歲月轉瞬已成黃臉婆。有些東西，比如約定，確實可以用變通的方式解決。如果不能，也至少不要成為悲劇才好。

我原來居住的小區，有個女子對愛情抱著不死的信念。雖已結婚，尋找愛情的念頭也沒被掐死。之後，她網聊的時候遇到了一個陌生男子。那男人大約都會達夫的把戲，就像給王映霞的信中所寫的那樣：「我簡直可以為你而死。」——後來，她選擇了拋棄棄子私奔。再後來，她的戀愛失敗，滿身疲憊回家，看到的卻是前夫的婚禮。

愛情就像鞋子，究竟合不合腳，有時是需要試一下的。只是，試鞋子這件事兒，你要選擇好時機。尤其是，萬不可等到婚後才意識到試穿鞋子的必要性。那樣，就太「杯具」了。

心靈驛站

文：翁秀美

一窗如畫

有屋必有窗，窗，是房屋的眼睛。窗由窗演化而來。《說文解字》中，窗從屬於窗：「在牆曰窗，在屋曰窗，象形，凡窗之屬皆從窗。」今天的窗在古代稱為牖。梁思成說，不能開窗而在屋上的是窗，如天窗煙窗等。憶起老屋，堂屋頂靠煙窗處確有個四方形的天窗，安了玻璃，天窗每天最早預告晨曦的到來，夜晚，一屋黑暗，天窗外，有雲絮一二片，星星三兩顆，還有月光的溫柔。

小小的天窗早成記憶。而今，坐在寬大的窗台前，極目而望，山色蔥蘢，有雲環繞其上，如輕紗遮了半面，極美。讀王維的「隔窗雲霧生衣上，卷幔山泉入鏡中」，李白的「簷飛宛溪水，窗落敬亭雲」，景又是不同，詩人筆下的一框詩畫，正從天外飛來。

李漁《閒情偶記》裡說道，若能實具一段閒情，一雙慧眼，則過目之盡是畫圖……譬如我坐窗內，人行窗外，無論見少年女子是一幅美人圖，即見老驄白叟杖而來，亦是名人畫幅中必不可無之物；見嬰兒群戲是一幅百子圖；即見牛羊並牧，雞犬交嘩，亦是詞客文情內未嘗偶缺之資。

確實如此，若用心感受，處處可見佳景。火車車窗、飛機舷窗外的風景如一幅連續不斷的長卷。行走之時，目光所及，自行框成一扇窗，自由取景，近處楊柳低垂，鳥兒高飛；遠處山野，樹木，水田，村莊，自然有序，人慢慢地走，畫悠悠地入眼來。

有的窗本身就是一幅畫，如園林中的窗，清悠雅致。蘇州拙政園有扇面形的亭叫「與誰同坐軒」，亭背牆上有扇形窗，有框，框內無窗扇，稱之為空窗，引人入勝。漏窗更為優美，外形有方有圓，有八角、六角、扇面、葉片等，漏空花格用瓦片搭成金錢、魚鱗、海棠等式樣，用磚製作成竹節、條線、萬字、冰裂紋，光影斑駁中，花香鳥語，意態萬千。

走進有年代的小鎮、古村，平滑的青石板，高而窄的小巷，邁入高高的門檻，便有一股厚重的氣息旋繞在身邊。窗子很古老了，繁複精細的木雕工藝，雕出戲曲人物，民間傳說，歷史故事。看這邊的竹林七賢，草船借箭，那邊的八仙過海，斷橋相會。用去匠人多少時日，多少心思，又在多少年月裡漂泊流轉，久了，風一片片打出裂紋，雨一寸寸磨掉顏色，依然姿態不改。面對



老去的窗，能覺到它緩慢的呼吸，聽到它在耳邊輕輕地述說當年。

長長的老街，古色古香，一窗一畫本，一窗又歷幾人生。樓上的窗，讓視線越過樹梢，掠過屋頂，遠處青山綿延，流水如練，天高地闊，一望無邊。

臨窗茶樓，或許是千年的等候。登木梯而上，揀窗邊小座，一壺茶，品茶中滋味，望窗外人來人往，望久發呆，恍如見多年以前，無數學子寒窗苦讀，一朝赴試，或有蟾宮折桂者，也該是在這樣的長街上，敲鑼報喜，跨馬遊街，怎樣的春風得意、心花怒放！這時，兩邊樓上窗戶大開，羨慕愛慕的眼光聚集此一人身上。若逢哪家小姐招親，見其人品出眾，那繡球就從窗口飛落而下，天降一段好姻緣。

亦真亦幻中，千載風流的魏晉風骨，輝煌魏峨的盛唐氣象，壯美的塞北風光，搖曳的江南風情，一時間似近實遠。歷史如窗，窗推一小扇，於詩文書畫間，諸般美好款款而來，看李商隱雨中懷人，表達「何當共剪西窗燭，卻話巴山夜雨時」的情真意切，感轟騰瓊「枕前淚共簾前雨，隔窗窸窣滴到明」的別後思情。崔鶯鶯窗外聽琴，一曲鳳求凰，如醉如癡；寶玉探黛玉，碧紗窗下幽香暗透，聽窗內細細長歎，正是《西廂記》中的一句：「每日家情思睡昏昏。」窗裡窗外，並窗外之外者，皆動心忘情。

窗，在一推一掩之際，春花秋月，清景養眼。百歲光陰，只是彈指間，不如陪一窗幽靜，伴四季畫卷，流過似水流年。